

下

越姬

林家成

LIN JIACHENG
WORKS

这是乱世，
这里有最灿烂的樱花般的风华，
也有罍粟般的血和毒。
一切，
只取决你够不够强大！

灼灼其华，
领吴越温柔。

女生网
白金作家
林家成

巅峰必读之作！

新网络言情情感大戏
千万点击，百万推荐的言情经典！

一首魅姬的逐爱之曲，一段春秋的盛世华章。

漂泊江湖，家国天下。
她只想有一天，世人称呼她时，
不是妇人，不是姬，
而是她的名字：卫洛！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林家成
LIN JIACHENG
WORKS

下
越
姬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姬. 下 / 林家成著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2.7

ISBN 978 - 7 - 201 - 07521 - 1

I. ①越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1486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69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bs@126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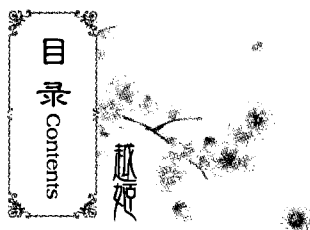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7.75 印张

字数:400 千字

定价:29.80 元



【第十六章】 泾陵之悔

转眼间，无边恨意浮出她的心头，她很想抬起头来，大声嘲笑几声，然后，把樽中的酒水，全部甩到他的脸上去！

她想大喊大叫，然后，疯狂地掐住他的脖子，与他一起赴死。

可是，这依然只是想象，她什么也不能做。

001

【第十七章】 我心悦你

直到那白色身影再不可见，卫洛才低下头来。

她望着一片枯荷残枝中，自己的倒影，喃喃地说道：“素，让我们都好好地活着吧。放开一点儿，认命一点儿地活着。”

她说完这句话后，脚尖一点，轻舟再次如箭一样冲向了湖水中。

018

【第十八章】 终我一人

“我实无法接受你有别的妇人。”

她的声音很轻很轻，很弱很弱，她喃喃自语般地说道：“你曾言，我心悦你。然也，我悦你久矣。可是泾陵，你要我日日守在后苑，盼你偶尔垂幸；你要我与其他妇人一道，争你一夜之欢；你要我手段用尽，心机百出，只为孩子求继承之位。我实不屑也！”

035

【第十九章】 淡然与君

看不到他时，她的心里终究是有着怅惘的。不过现在的卫洛，已经想明白了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这样纠结着，不如彼此放手，也许放手后，便是海阔天空了。

她想，不管多深的伤口，不管多么破碎的心，在时间的流逝中，一定可以恢复如初。就算恢复不了，也总比妥协后，伤口变得腐臭要好。

051

【第二十章】 展翼离飞

这时的卫洛，是绝美的，她骑在高大的黑马上，青丝飘散，被寒风吹起的大红袍鼓着风，呼呼飞扬，那小脸上露出的笑容，那么灿烂，仿佛凝聚了所有的美丽、在一瞬间开出的昙花般灿烂！

她吐出那六个字后，再深深地凝视了公子泾陵一眼，然后，毫不犹豫地转过头去，策马继续狂奔！

067

【第二十一章】 绝境逢生

她只是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，睁大双眼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对面的舟排中、缓缓靠近的那个男人。他依然是一袭黑袍，玉冠巍峨。他的身周左右都围着宗师，身后是密密麻麻的大剑师。

他的舟排所到之处，众晋人纷纷让开道路。不一会儿，他便来到了弯弓搭箭、寒光指向楚军的众箭手中间！

公子泾陵背着双手，高大的身影如一座屹立千年的山峰般沉凝。

----- 084

【第二十二章】 回城经年

袍服的前后，都绣以时人喜欢的吉鸟喜鹊。

袍服火红火红的颜色，在暗室的烛光中，闪耀着夺目的艳光。

她曾以为，她这一生，都不会再穿上这袍服的。

----- 102

【第二十三章】 四面楚歌

卫洛知道，这一次国内的变故，给他的打击很大。不管公子泾陵在人前如何强硬，他的心底深处，对他的父亲、他的国家还是有着深厚感情的。

要不是因为这一份感情，他也不会任由那个昏庸的父亲一直当着国君了。

这一次赤裸裸的背叛，令他有点儿心灰意冷。

----- 120

【第二十四章】 晋王易位

那泪水，最初只有一滴的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渐渐地，它如珍珠成了串，竟是一点又一点，溅落地板上。

渐渐地，鼻子堵塞的卫洛，传出了一声声低低的抽泣。

她伸袖掩脸，悄悄拭去那川流不息的泪水。

----- 138

【第二十五章】 遣去众姬

“主母怎可如此不通人情！”

这一句，那贤士已是声音高昂，隐含愤怒。

卫洛闻言又是一笑，她看向那贤士，徐徐说道：“愿以退秦楚之功，换后苑再无他妇！”

----- 154

【第二十六章】 身世遭揭

在她的前面，跪坐在榻上的泾陵，身形如山，笔直而沉稳，却有着冷漠和疏离。

这一瞬间，她与他，竟是隔得这么远，这么远。

慢慢地，卫洛退出了偏殿。渐渐地，大殿中所有的喧嚣，所有的灯火，还有她心心念念的他，都已远去。

----- 173

【第二十七章】身死异乡

她想到这里，转头看向晋国方向，喃喃唤道：“泾陵，若有来生，但愿永不相见。若不相见，便不会相爱，是吗？”

她说到这里，咯咯一笑，双臂一张，纵身跳入了河道。

----- 193

【第二十八章】苍天之幸

他一遍又一遍地，只是重复着这三句话：“幸苍天垂爱！幸后土垂爱！幸鬼神相眷！”

这话说到后面，卫洛甚至听到了他声音中的哽咽。

感觉到他的认真，卫洛于是一动不动地用额头点着地。

在连续重复了几遍后，她听得泾陵颤声说道：“苍天怜我，将妇人归我。”

----- 212

【第二十九章】决战之始

十数万身着黑衣黑甲的军卒，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，这时刻，连马嘶声也听不到。

一动不动的战车，寒森森的长戟，鸦雀无声的军卒，散发着一一种让空气都凝滞的杀意。

泾陵坐在战车中，严肃地、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。前方，烟尘冲天，看不到边的，正是楚人渐渐逼近的军队！

----- 233

【第三十章】君临天下

卫洛回过头，明眸如水地扫过数十万楚人。

她的目光所到之处，楚卒们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出一小步，激起烟尘一片。

一袭白袍，依然片尘不染的卫洛，静静地扫过众楚人。片刻后，她樱唇一弯，缓缓地、声音清亮地说道：“我名卫洛！”

吐出这四个字后，卫洛冷冷笑道：“记住了，我名卫洛——”

“我名卫洛——”

----- 253

【尾声】

----- 276

【第十六章】

涇陵之悔

这一场大战，直打到日落西山时，楚人已经是全线溃败。

楚军大败后，附属于楚的一些小国，开始仓皇奔逃。

而他们的奔逃，给楚军的士气，带来了更坏的影响。

在楚军步步败退时，联军更是士气高昂，步步进逼。在这种进逼的力量中，公子涇陵的十万军士，如同最锋利的刀尖，从头到尾，都充当着最精锐的力量。

相比起他的私兵，齐国的将士便要松懈多了。

因为各国将士都是由大小领主自带兵器粮草的，公子秩和义信君只有调节权，没有指挥权。而属于他们自己的私兵，人员又少，战斗力也不是特别强大。所以，这场战争，到了后来，已经成了公子涇陵一个人的舞台。

公子涇陵在这一战中如此积极，对于联军来说，是求之不得。他们虽然知道，公子涇陵要通过这一战，来显示他的武勇，显示他的军威，进而慑服天下诸侯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们只得退让——实在没有办法与他争。

转眼半年过去了。

这半年中，联军已经把楚国追击到了楚国国内，差一点儿便逼近楚都。

不过这时，因为战线拖得过长，粮草之类的准备不足，再加上浪漫的楚国人真要逼得狠了，便有一种戾气，一种不死不休的狠辣，于是，战局出现了胶着。

犹豫了半个月后，联军退兵了。

对于联军来说，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

楚军惨败，楚昭王被羞辱而死，楚国王室的名声在诸侯中降到最低。而且，楚王这一死，楚国诸公子各有支持者，竟是历时半年，也没有选出新的楚王来。

最主要的是，附属于楚的诸侯国，纷纷致表表示脱离于楚。而狠毒的公子涇陵，在这一战中，没有留俘！也就是说，楚军只要战败，不管降与不降，他都是诛杀！

这一行为，也是导致楚军后来的抵抗更加坚决的原因。这是从负面讲。



可是从正面讲，涇陵的这个行为，导致楚国的精锐之士，经由这一战死去了三分之一还多！只此一项，在中原强霸了数百年的楚国，便正式从霸主的位置上退下了。

随着联军退出楚国，中原大陆正式进入了没有霸主的时代。

这一战，初春时开始，当联军退出楚国时，已经到了秋天。正是秋叶飘零，桂花飘香的季节。

这一战，卫洛自始至终都加入其中，不过后来，她是作为义信君的车右出现的。她用她的盾、她的敏锐，一次又一次地替义信君挡住了流箭，挡住了敌人的长戟。

半年浴血，卫洛清楚地感觉到，自己的剑术，又上一个台阶了。当然，她没有表现出来，也没有说出来。

这里是洛原。

联军退出楚境后半个月，天空中下起了暴雨，这一连三天的暴雨，使得道路泥泞不堪，雨水四处流溢，战车根本没有办法行驶。

因此，联军便扎营在洛原，准备休整一下后各自归国。

义信君的营帐中。

卫洛正懒懒地枕在义信君的大腿上。而义信君，则拿着牛角梳，给她细细地梳理着长发。他的指尖那么温柔，动作舒缓而细心。卫洛闭着双眼，舒服得长长的睫毛不停地扇动着。营帐中，檀香的气息冲散了空中的湿气，一股温暖静静弥漫。

义信君修长的手指抚过卫洛的小嘴，低低地说道：“代传信说，事情已经处理好了。当我等进入齐境时，便可以听到齐侯的死讯了！”

义信君沉沉地说到这里，哧地一笑，轻轻地说道：“现在支持小公子胥的已占大半。如无意外，在齐侯的死讯传来的同时，是小公子胥继位的消息。”

枕在他腿上的卫洛，长长的睫毛扇了扇，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义信君低下头来，在她的小嘴上印上一吻，又说道：“秦公子衍实恨晋人，此番与我私下盟约之时，他态度极为友好。自从知道你便是卫洛后，他更是频频询问于你。洛，他敬重你啊。”

卫洛又轻轻地舒服地“唔”了一声。

义信君的五指一伸，熟练地把她的青丝抓起一把，头一低，埋在秀发当中深深地嗅了起来。

直过了半晌，他才依依不舍地放下，然后，把这缕头发缠绕好。

片刻后，义信君冰玉般的声音又低低地响起：“至于楚国，公子吾先是被你那番流言所害，人心早失，现又在战场上连番失利，公子及早就占了先机。公子及派使前来，言与齐之盟，他只信我一人！更言他若为楚王，断不会派人前来刺杀于你。不过楚人难以管束，他不能管尽楚墨。”

卫洛听到这里，慢慢睁开眼来。

她一睁开眼，那双墨玉眼便如琉璃般光彩夺目。

这种情景，义信君虽然见过无数次，可是他现在见了还是心摇神驰，忍不住低下头，在她的双眸间重重印上两吻。

他的唇下移，轻轻含着卫洛的小嘴抿了抿，半晌才依依不舍地放开。

他的吻一移开，卫洛便小脸羞红一片。

她双眼眨巴了一会儿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：“楚墨之事，公子及所言不虚。这次我着实把楚人得罪得太狠了。”

卫洛这话一出，义信君与她都沉默起来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卫洛轻笑道：“然，我已不惧！”

她这句话很轻，很轻，可是却充满了信心，也含着一缕无畏无惧的凛然。

义信君低头看着她，绽颜一笑。

对上他的笑容，卫洛也是一笑。

笑过之后，她低低地叹道：“齐侯这一死，齐国之内，你、公子秩、公子胥，实分三派啊。楚国刚败，我只恐不待你摆平现状，公子泾陵便已把晋国变成了新的天下霸主了。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义信君便垂眸浅笑：“此次出征，我观尽诸国之军，深感公子泾陵军威之盛，无人能比。就算齐国诸事听从于我，怕也难与他一拼。”

他的声音一落，卫洛便是双臂一伸，搂着他的颈项笑道：“管这世间谁是霸主，素，我与你，只要小心经营，能保住这身家性命便够了。”

义信君闻言，又是浅浅一笑。他眉目微敛，把这笑容掩在其中。

暴雨连下三天后，终于开始放晴。

道路一通，各路大小领主，便带着自己的私兵向回赶去。义信君的私兵，这时也由他的家臣们带回封地。而他自己，则轻装简行，与卫洛坐在马车中，慢慢而回。

这样做的不只是他们，如义信君、公子秩、公子泾陵这样的人物，基本上都是轻装简行，远远地抛下了私兵队伍。

前面便是晋国边界之城沃城。

沃城，因为靠近诸国边境，并不繁华。一到城中，沃城城主便连忙出迎。面对他的热情接待，军旅辛苦的众人正是求之不得。

不过因为沃城并不大，众权贵便一同住入了沃城城主府中。如义信君和公子泾陵等人，都只是分到了一个院落。

有一个院落已经够了。

卫洛来到院中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洗浴。

她懒懒地泡在热水中，足足泡了一个时辰后，才披着长长的湿发，缓步走出。

在侍婢的手中，有沃城城主给她备好的衣袍。

卫洛漫不经心地接过后，便开始穿戴起来。

她低着头，任一头秀发披泄。不一会儿，卫洛轻声唤道：“拿外袍来。”

“然。”



应答声中，一个侍婢捧来了一套外袍。

卫洛还没有抬头，便被那火红的颜色耀花了眼。

这是一件精致的、由上等冰纨编成的外袍，整个外袍以火红为底，镶以黑和金色边纹，竟是华贵至极。

卫洛大奇。

她伸手接过这火红外袍，一边穿上，一边笑道：“多谢城主费心了。”

她说得很随意。

几个侍婢连忙躬身回谢。

卫洛把这外袍一披上，便发现它无比地合身，似是专为她准备的一样。卫洛含着笑，在原地转了一圈后，弯着双眸，笑眯眯地想道：素也真是孩子气，居然连一件外袍也要专心准备。

这么一件华贵的、无比合身的红袍，按她想来，自是义信君交代了沃城城主，特意准备的。

洗沐后，卫洛坐在几前，静静地打量着铜镜中的自己。

这半年的征战，也许是因为老戴着面具的缘故，铜镜里的人并没有晒黑多少。反而，那一双墨玉眼，比以前亮了一分。

只是，再怎么明亮，也扫不去那眼中淡淡的忧郁。卫洛瞟了一两眼后，便把铜镜放下。

而这时，侍婢们已把她的头发梳理好。

外面一阵脚步声，脚步声，一个声音清楚地传来：“女将军，夜宴将始，请女将军尽快。”

卫洛清脆地应道：“喏。”

得到她的回应后，外面安静下来。

这一场宴会，是由沃城城主举办的，同时，也是晋太子泾陵公子主掌的。这一次联军败楚，创下了可以书在史册上的战绩，这一宴，也有致谢之意。

过了这场宴会后，诸国权贵便会各自归国。

卫洛缓步向外走去。

她打开房门时，便看到两个侍婢正在迎接她。

卫洛微微一笑，信步走出。

两侍婢身子微躬，落后半步，引着她向宴会方向走去。

她没有与义信君会合，在她洗浴之时，义信君已与宋鲁诸国的权贵在举樽共饮。

供权贵们联络感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因此义信君很是繁忙。

不一会儿，卫洛便来到了城主主院中。树木森森，那由全木构成、可容数百人共宴的房间中，已经灯火通明，酒香飘逸。

卫洛刚走到坪中时，义信君已大步抢出，他一眼便看到了如一朵盛开的火莲、俏立人群中的卫洛。当下，他略怔了怔，转眼便是满脸笑容。

他大步走到卫洛面前，牵着她的手，笑道：“候你多时了。”

卫洛冲他嫣然一笑。

两人并肩踏入殿中。

大殿中，有了半年同袍情谊的各国权贵，已乱七八糟地混坐一起，他们看到卫洛和义信君到来，都是眼前一亮。纵使那半年中时时可见，可看到这般盛装而来的卫洛，他们还是花了眼。

义信君冲众人展颜一笑，牵着卫洛的手来到一侧空榻几处。

在他们的对面，公子秩等齐国权贵已各自坐好，那地方没有空处，他们也没有必要硬挤在一起。

不一会儿，人便到齐了。鼓声一响，各侍婢开始轮番地给每一个榻前上酒肉。

浑黄的酒、金黄的肉、飘香的脂粉，这是让权贵们熟悉的味道。一时之间，大殿中都被欢笑声塞满了。

一袭黑袍的公子泾陵站了起来，他举起酒樽，向着众人朗笑道：“今日之宴，只述别情，只讲离思！”

他这几句话一出口，殿中的笑声更加响亮了。

公子泾陵站了起来，举起酒樽，走到每一个权贵的几前，与之共饮欢笑。

卫洛瞟了一眼他的身影，便匆匆移开了目光。

不知为什么，她一想到那——“只述别情，只讲离思！”八个字，一缕绵绵的惆怅便渗出她的心头，渗入她的眉尖。

她转过头，墨玉眼泛着琉璃光芒地看向义信君。

义信君正在四下顾盼，与众权贵哈哈大笑，直回过头来，才对上她有点痴痴的目光。

他不由一怔，将身子前倾，凑近她轻笑道：“满座皆欢，何一人寂寂？”

卫洛一怔，她眨了眨眼，又眨了眨眼，让自己双眼变得明亮起来。

她看向义信君，摇了摇头，低低地说道：“偶有不适。”

义信君闻言低声说道：“若不，提前离席？”

卫洛连忙摇头。

正在这时，一阵脚步声传来。

脚步声中，公子泾陵那清朗磁性的声音悠然传来：“义信君，请！”

义信君和卫洛同时抬头看去。

卫洛这一抬头，便对上公子泾陵那黑亮黑亮的双眸。那双眼眸，宛如子夜，宛如星空，宛如无边宇宙中的黑洞，令得卫洛一对上，便移不开眼去。

不过，她这时不是惑于他眸中的深沉，而是清楚地感觉到，他的双眸是那么明亮，那么明亮，明亮得仿佛是夜空中绽放的烟花，灿烂、夺目，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。

此时此刻，公子泾陵正用他那喜悦的、灿烂的双眸紧紧地盯着她。

他盯了她一眼后，黑袍一拂，便施施然地在义信君和卫洛的对面坐了下来。

他就这么坐着，背向后微微一倚，俊美得宛如雕塑般的面容上，带着浅浅的笑容。这笑容，这坐姿，有着他天生的尊贵，仿佛坐在他对面的任何人，都是他的臣属，都生来便比他矮上一截。

这是一种天生的威压。

卫洛感觉到了，她微微垂眸；同时，她身边的义信君也感觉到了，他浅浅一笑。

公子泾陵举起樽中的酒水，朝着义信君一晃，露出雪白的牙齿说道：“此番一散，不知聚期何时，请饮！”

这几个字一出，公子泾陵头一仰，樽中酒一饮而空。

卫洛的身边，义信君也把樽中的酒水一饮而空。

低下头，公子泾陵缓缓地把空酒樽放在几上。他修长的手指，在樽沿上滑动着，那深黑的灿烂的目光，则微微收敛。

这个时候，卫洛悄悄地向后移了移，她刚移了一丁点儿，脸上便是一阵灼热。

这真是灼热，仿佛把她置于烈日，置于火焰中的灼热。

卫洛抿紧唇，停下了动作，然后，她的嘴角浮起一抹淡淡的笑，装作若无其事地抬起了头。她一抬头，便再次对上了公子泾陵深不可测的目光。

四目相对。

公子泾陵微微垂眸，他缓缓转向义信君。

这时刻，他抚着樽沿的手指，搓动得更加频繁了。

卫洛一眼瞟见，心中便猛然跳了一下：他有心事？

公子泾陵盯着义信君，略一迟疑，便开了口，他的声音低而沉，徐徐而来：“君在齐时，一切可好？”

卫洛和义信君都没有想到，他一开口问的是这句话。

义信君一怔。转眼，他便微微低头，以一种恭敬的姿势回道：“尚可。”

这种姿势，是必需的。因为义信君归根结底，是由公子泾陵府中走出去的。不管他当时是自主求出，还是公子泾陵把他送出，在时人眼中，公子泾陵都曾是他的故主。面对故主的这种关切之情，他的态度，必须恭敬才妥当。

得到义信君的回答后，公子泾陵再次垂眸淡笑。

他笑了笑，徐徐地说道：“刚才泾陵偶然得闻，齐侯猝死？”

轰——

卫洛和义信君同时抬起头看向他！

转眼，卫洛便收回目光，嘴角抿成了一线。她暗暗忖道：按估计，齐侯毒发而死的时间也就是五天前。如果是正常途径传出，至少也是一个月才能传到他的耳中，为什么这么短短五天，他便知情了？

这个时候，卫洛的心中，突然涌出了一股嗖嗖的寒意！一股对深不可测的对手所产生的畏惧。

当然，她的感觉还很淡，可她能够想象，此时此刻，义信君是何等的震惊。

她悄悄地伸出手去，紧紧地按上了义信君的手掌。

两手相合，两只冰冷的手同时一暖。

义信君的手一暖，他便抬起头，华美的脸上露出一抹错愕、一抹不敢相信的表情来，他瞪着公子泾陵，沉沉地低喝道：“公子不可欺我！”

他这喝声，已经很严肃了。

公子涇陵漫不经心地一笑，他晃了晃刚刚满上的酒樽，挥手示意侍婢们退远些后，淡淡地说道：“齐侯年老体虚，已到了可死之时。君不必惊慌。”

这话一出，卫洛和义信君又怔住了。

他这句话，是在很清楚地告诉义信君，他没有恶意，他不在乎齐侯是死是活，更不会在乎他如何猝死的。

在两人再次怔忡间，公子涇陵慢慢抬起头来。他盯着义信君，声音放缓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我知道君在齐颇为不易。不管是小公子胥，还是公子秩，他们身后之臣，都对君实有敌意。如今齐侯新死，小公子胥虽立，君虽暂时得安，然，一有变故，齐之公卿恐怕会拿君开刀。”

义信君的眉头锁得紧紧地，这时，卫洛在一旁低低地回道：“公子有何话，不如直说！”

“善！”公子涇陵呵呵一笑，他双掌一拊，身子微微前倾，目光灼灼地盯了一眼卫洛后，便转而专注地盯向义信君，“我确有事相求于君。君若愿意，我可割罗、莫二城，连同罗云山脉予君。如此一来，此两城恰好与君之阳、裕两城相连。其土地少说也有五百余里，堪比一小国。届时，君之领地，介于晋、楚、齐三国之间，挟三国咽喉之险，向楚向晋有罗云山之险，向齐有密水之阻。君进可攻退可守。不管齐国何人为君，均会权衡再三，不敢轻易动君！”

他这番侃侃而谈，话音一落，卫洛和义信君却哑了。

两人面面相觑。

不管是卫洛，还是义信君，都很明白，公子涇陵这一番话，说得很有道理，非常地有道理。

齐之阳、裕，晋之罗、莫，楚之敬、艾，这六城，都是边境险要之地。如果义信君真如他所说的那样，据有阳、裕、罗、莫，连同罗云山脉，那他的封地，不但沃土辽阔，而且还真是进可攻退可守。不说别的，就说新的齐侯想要杀他，他只要逃回到封地，筑城自守，齐侯要拿下他，只怕也要倾全国之力了！

再则，就算新的齐侯倾全国之力都要杀他，他一转身，把这几城献给楚，便可博得无边富贵，更可博得楚国的倾力支持。

等于说，公子涇陵这一手，便帮义信君免去了所有的后顾之忧，令得他在齐再无忧虑了。

而且，这封地是可以传给后代的，可以传承下去的。相信他有了这几城，只要好好经营下去，不出五代，便也会成为一诸侯小国了。

可是，关键的是，他为什么要给他那两城？为什么要帮他？

想到这里，义信君直直地盯向公子涇陵，沉声问道：“公子若有所思，请直言。”

“善！”

公子涇陵再次拊掌一笑。

他微微仰身，转过头瞟了一眼低眉敛目、突然变得僵硬至极的卫洛，他垂下目光，右手抚着酒樽边沿，一边急促地搓动着，一边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低哑地开口道：“我，我只想换回小儿！”



他哑着声音，急急地说到这里，连忙又补上一句：“也就是卫洛。我要换回她！”

突然之间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

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

卫洛只听到自己的心跳，在急促地，怦怦地撞击着胸口！

她只感觉到，咽喉一阵阵发紧，脑中一阵阵晕沉。

她木然地、僵硬地抬起头来，一动不动地看向公子泾陵。

公子泾陵在对上她的墨玉眼波时，不知为何，竟是仓促地低下头去，避开了她的视线。

卫洛一愕。

转眼，她在他的耳角处，看到了一点隐隐的红晕。

在卫洛的盯视中，公子泾陵低下头，避开了她的目光，而他的颈动脉，正清楚可见，强劲地搏动着。看着那急促搏动的脉管，卫洛不用倾听，也知道，他的心脏，正在急促地慌乱地鼓动着。

卫洛低下头来。

这一瞬间，她的眼睛便湿了，一股涩意从心田涌出，不受控制地逼出了泪水。

她努力地睁大眼，想把这泪水逼回去。

她的双手，不自觉地绞在一起。她长长的睫毛，正如扇子一样频频扑闪。

转眼间，无边恨意浮出她的心头。她很想抬起头来，大声嘲笑几声，然后，把樽中的酒水，全部甩到他的脸上去！

她想大喊大叫，然后，疯狂地掐住他的脖子，与他一起赴死。

可是，这依然只是想象，她什么也不能做。

她甚至不敢抬起头来。

她害怕，害怕在抬起头的那一瞬间，她的怒火还没有发泄出去，便已泪盈于睫，便已当着他的面哀哀痛哭！

她什么也不能做。

沉默，无边的沉默。

这一瞬间，三个人似乎都失去了语言，失去了所有的力量。

公子泾陵咬着牙，定定地看向义信君，等着他的回答。

而义信君，则是脸色时青时白，他侧过头，怔怔地看着卫洛。

从他这个角度，他可以注意到，一滴、二滴、三滴……一滴滴泪水，静静地从她的脸上流下，然后，滴到了绞动的小手上，滴到了地面上。

直过了许久，义信君才缓缓地吸了一口气。

他这口气一吸，公子泾陵的身子便向他微微一倾，专注地等着他的回答。

纵使吸出了这一口气，义信君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来。

他的脑中一片空白，他已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。

良久，良久。

卫洛缓缓地抬起头来。

她的脸上，仍然残存着泪痕；她的墨玉眼中，带着无边的伤痛。

公子泾陵看呆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卫洛落泪。

真的，是第一次。

那一次，纵使在欢好恩爱之后，他将她送出时，她的目光也是平静的，如一泓秋水一样的平静。

以前，她有过狡黠，有过惊惶，有过不安，有过兴奋，有过绵绵痴慕。可是，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，从来没有表现过——她的伤和她的泪。

公子泾陵痴痴地看着她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薄唇已紧紧抿起，他的深不可测的眼眸中，已把光华和灿烂敛去。

卫洛率先开口了。

她沙哑着嗓子，没有掩饰自己的哽咽声，她转向义信君，被泪水洗过的墨玉眼中光亮逼人。她仰着小脸，静静地瞅着义信君，瞅着他，轻轻地叫道：“素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无需顾我，请慎重思量。”

不管是义信君，还是公子泾陵，都明白她话中的意思。

公子泾陵抛出的好处太大了，实在是太大了。

只需要把她送回去，只不过身边少了一个妇人，他便可以再无后顾之忧，他的后代，也不会再有后顾之忧！

有了那封地，他的身份地位便与一小国诸侯相等。世间丈夫汲汲营营，怕也没有几个有这样的好运。想来，从此后他尽可以对得起他的祖先，对得起他的子孙后代。

甚至，他还没有对不起卫洛。因为，卫洛并不是去受苦的。

这样的好处，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时代，在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，对于义信君这样出身的人来说，是无法拒绝的。

这才是天价！

所以，卫洛要他慎重思量。

她这一句话，没有半点儿私心，纯是站在义信君的角度为他考虑。

公子泾陵听着，听着，突然觉得很刺耳。突然之间，他想讽刺她一句：你还真是一个“忠贤”妇人啊。可是，那话只是在心头一转，便带着绵绵苦涩、丝丝伤痛向他缠绕而来。因此，那句话他说不出来。

义信君怔怔地、直直地盯着卫洛，他花瓣般的唇颤抖着，颤抖着。

半晌，他低下头来，徐徐摇了摇头，低声回道：“公子有心了。”

他拒绝了。

在一番慎重思量中，他还是拒绝了。

公子泾陵紧紧地盯着他，盯着义信君有点颤抖的唇。



半晌，他微微一晒。

浅淡的、有点晦涩的笑容中，公子涇陵双手一合，令侍婢给几人上酒。

汨汨声中，酒水转眼便已斟满。

几个侍婢退去。

公子涇陵举起手中的酒樽，他把那酒樽朝着义信君一晃，子夜般的双眼盯着他，缓缓地，沙哑地说道：“君不必急于一时。这一事，我给君三个月时间，三个月中，君随时可以同意。”

他说到这里时，义信君迅速地垂下眼眸，那唇不再颤抖。

卫洛转回了头。

这时，公子涇陵举起酒樽转向了她。

他直直地盯着卫洛，直直地盯着，他缓缓开了口：“小儿。”

他的声音中有着沙哑，“小儿。”他又唤道。

这一声叫喊，温柔至极，缠绵至极。依稀是两人床榻尽欢时的轻唤。

卫洛目光恍惚了。

公子涇陵直直地盯着她，直直地盯着。

他喉结动了动，讷讷地又唤道：“小儿，青丝相缠，两发相结，实是夫妻之礼吗？”

卫洛蓦地头一抬。

四目相对。

瞬间，一串、一串，泪如珍珠一样顺着她的脸颊流下。

半晌，卫洛慢慢地垂下头来。

她缓缓地哑着嗓子说道：“发已被君扯断！”

她说得很沉稳，声音虽然沙哑，却坚定有力。

蓦地，公子涇陵脸白如纸！

他慢慢地闭上双眼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转身大步向殿外走去。当他的身影消失在侧殿处时，卫洛恍惚中看到，他的脚步踉跄了一下。

公子涇陵的身影越去越远。

对面的榻上，他的气息也不再存在。

卫洛低着头，义信君也沉默着，两人很久都没有话说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宴中众人开始一一退席。

卫洛木然地站了起来，跟在义信君的身后，缓步向外走去。

她一直走到大殿门口时，才恍过神来。她没有抬头，只是低低地问道：“素？”

“嗯？”

义信君的声音仍有点心神不守。

卫洛听到他这声音，不由一阵犹豫。

这时，义信君又问道：“何事？”

卫洛低声道：“这外袍，可是你为我所备？”

义信君的声音从前方飘忽地传来：“不是洛自己所选的吗？”

卫洛闻言，低低地，低低地叹息一声。这个时候，她的脑海中，出现了公子泾陵刚走向她时，那目光中的灿烂愉悦。

卫洛叹息的声音微不可闻，也不知道义信君有没有听到。不过，他后面也没有再开口了。

两人各自回到房中。

卫洛径直回到寝房，挥退侍婢，硬挺挺地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。蜡烛的光芒，幽幽地映射而来，她那乌黑清亮的瞳孔中，这一会儿，又是晶莹一片，泪意隐隐。

时间渐渐流逝，外面的灯火渐渐暗去，喧嚣声、笙乐声已然飘远。天地间，又渐渐回到了最初的宁静，仿佛从无生机，仿佛从无死时，是那种亘古的宁静。

院落里，不时听到义信君在外面走动的声音。他的脚步，一圈又一圈地，反复地踱来踱去。

这次义信君身边只留有剑客们，贤士已随着封臣们领着私兵去了封地，或者另有秘密出使。

想来，如果有贤士们在侧，这个时候，是一定会有人劝谏的。

卫洛听着听着，慢慢闭上双眼。

这一晚上，义信君几乎都没有怎么睡，以卫洛灵敏的耳力，不时可以听到他的转悠声、脚步声、喃喃自语声。

这一晚上，卫洛也没有睡着。直到东方太阳升起，侍婢们叫唤用餐了，她才挣扎着爬起。

下午时，队伍启程了。

卫洛和义信君坐在马车中，两人榻几相连，相互依靠着。马车中，檀香袅袅升起，可不知为什么，他们二人，却只是各自沉默着。卫洛几次想打破这种气氛，一抬头，便看到义信君一脸的恍惚挣扎。

于是，卫洛的话也咽到肚里了。

她闭上双眼，在颠覆的马车中，感觉着体内内息的流动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听到一声激烈的马嘶声。其中，还有着—个低沉磁性的声音。

那声音很轻，很远，随着风飘忽而来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便这么—下刺入了卫洛的耳膜。

不远处，—辆黑色的马车向他们驶近。

这是公子泾陵的马车。

马车越驶越近。

不一会儿，公子泾陵的面孔出现在卫洛和义信君的眼前。

与憔悴的两人相比，他倒显得神采奕奕。不过卫洛知道，这个男人，—天可以只睡两个时辰，第二天还依然是生龙活虎。

公子泾陵深如子夜的双眸静静地瞟了—眼卫洛后，转头看向义信君。

他冲着义信君—笑，双手—叉，低声说道：“此时—别，又要好些时日才能再见了，君请保重！”